

我在小说《格萨尔王》中，如此描写了康巴这片大野之野：

“康巴，每一片草原都犹如一只大鼓，四周平坦如砥，腹部微微隆起，那中央的里面，仿佛涌动着鼓点的节奏，也仿佛有一颗巨大的心脏在咚咚跳动。而草原四周，被说唱人形容为栅栏的参差雪山，像猛兽列队奔驰在天边。”

躺在一片草原中央，周围流云飘拂，心跳与大地的起伏契合了，因此，由于共同律而产生出某种让人自感伟大的幻觉。站起身来，准备继续深入时，刚才还自感伟岸的人立时就四顾茫然。往前是宽广的草原，往后来路，往左，是某一条河和河岸边宽阔的沼泽带，往右，草原的边缘出现了一个峡谷，大地俯冲而下。来到峡谷边缘，看见河流曲折穿行于森林与草甸之间。河流迅速壮大，峡谷越发幽深开阔，从游牧的草原上，看到了峡谷中的人烟，看到农耕的田野与村庄渐次出现。

这是我在青藏高原无休止的旅行中常常出现的情形，身后是那顶过了

大家小品

康巴地理

阿来

一夜还未及收拾的帐篷。风在吹，筑巢于浅草丛中的云雀乘风把小小的身子和尖利的叫声射向天空。其实，要重新拾回方向感很简单。只需回到山下，回到停在某一公路边的汽车旁，取出一本地图，公路就是地图上纵横曲折的红色线条。

但除了这种抽象的方位感，我需要来自大地的切实的指引。因此，要去寻找一座巍然挺立的雪山。

康巴大地，唯有一座雪山能将周围的大地汇聚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召唤性的高地。作为这片大地宿命的跋涉者，向着雪山靠近的本能是无从拒绝的。于是，从海拔三千多米的草原逆一条溪流而上。四千米左右是各色杜鹃盛开的夏天。再往上，山势越发

陡峭，流石滩闪烁着刺眼的金属光泽，风马属和景天属的植物在最短的东南季风中绽放。巨大的砾石滩下面，看不见的水在大声喧哗。由此知道，更高处的峭壁上，冰川与积雪在融化。从来没想要做登山家，也不想跟身体为难，只会上到五千多米的高度去极目四望。在好些地区，这就是总揽四方的最高处。但在康巴，那些有名的雪山都是大家伙，高度往往在六千米以上：仅在我追踪格萨尔踪迹的路上，从东南向西北，就一路耸立着木雅贡嘎，亚拉，措拉（雀儿山），再往西北而去，视野尽头，是黄红紫绕的阿尼玛卿。那我就上到相当于这些高峰的肩头那个位置。地图上标注的海拔总是这些山的最高处，而从古到今，

不要说是人，就是最高飞的鹰，并不总从最高处翻越。后来，总要发明什么的人发明了登山，才使很多人有了登顶的欲望。古往今来路人，只是从两峰之间的山口，或者从山峰的肩头越过某一座山。

在我，靠近一座雪山，不仅是路过，更是为了切实感受康巴大地的地理。特别是当我进行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写作时，更需要熟悉其中一些雪山。因为这神话传奇产生的时候，大地上还没有地图所标示的那些道路，甚至也没有地图。在藏族人传统的表述中，康巴地区是“四水六岗”。六岗就是高原上六座雪山所总领的更高地。是奔涌大地的汇聚，人们渴望的中心，更是上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在人心灵之中的山神的居所。英雄格萨尔故事产生的时候，古代的人们就这样感知大地。

因此，我必靠近这些雪山。追寻格萨尔故事的踪迹，真正靠近的就是措拉（雀儿山）。但到真的进入到这个故事，真实的地理就显得虚幻迷离了。



现代诗坛

庞小伟的诗

灯——致母亲 万物都隐去了。夜里只剩下一盏灯和一扇木质的窗棂——

一张旧报纸轻轻翻过窗台。一张旧报纸的轻挡不住夜风的凝重，风撕开薄薄的纸张，吹进来

灯不躲闪，只是光线摇曳。在泥巴地上，在老式木箱上，在墙角的蜘蛛网上，在母亲的额头上，光线不停摇曳

灯坚持着，光线呼呼奔走。母亲似乎察觉到什么从细密的针脚里抬起头，看了看窗外，又像没有察觉到什么，继续做活

灯实在坚持不住了，忽地一下险些灭掉。母亲慌忙伸手捂住它 许久，灯才缓过神来

一点点柔和的光线，从母亲的十指里渗出来 打到我熟睡的脸上

名词——致祖国

绿城杂俎

世博随想

蒋小兵

上海世博会盛况如火如荼，中国馆作为最具吸引力的场馆之一，更是游客的首选。从最外层排队开始直至进入馆中要耗费数个小时。就在所有人都心急火燎等待时，一段用于分隔游客的护栏由于被游客挤压忽然倒在了地上。一瞬间，缺口附近一大批游客不约而同“哗”地从外层的队伍涌进了内层的队伍之中。园区工作人员急忙大声喝止，无奈却被人群隔在外围。就在这时，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小伙大步走到了缺口处，弯腰扶起了倒地的护栏，然后瞪了一眼那些利用缺口加队的游客，然后又走回了队伍，继续排队。此刻，我才注意到先前加队的那些游客分明都是我们国内游客，我觉得像被别人扇个大嘴巴，脸上火辣辣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园艺博览会、奥运会、世博会，一次次盛会成了中国人展示自己的最好舞台。然而一个民族的强盛并不只表现在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更重要的应该表现在国民素质的提

高。近年来，由于对经济的过分追逐导致了一些国人忽略了道德修养的提高。就如同世博排队，当护栏倒了，许多人都借机前插，在追逐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许多人为谋求在短时间内的效益最大化，不惜超越市场秩序，不惜破坏生态环境。然而这种发展方式毕竟是短期的，难以为继的。若要取得长期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需要建立严格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更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严格地去遵循它。特别是当我国经济发展已取得一定的成绩，我们国人更应该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胜不妄喜，败不惶馁。在成绩面前不居功自傲，裹足不前，困难面前不畏缩不前，临阵退缩，更不为了一时得意功近利，急于求成。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要始终记得我们有着几千年璀璨的文化，有着几千年优良传统的世代传承。我们追求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更应该注重精神追求和道德修养的进步。在世博召开之际，我们应当以一个泱泱大国的文明姿态，自尊、自信地迎接四海宾朋。

文史杂谈

古代的养老敬老法

养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几千年来民族习惯和社会风尚。在古代，人们就认识到社会上出现“寿星”是社会盛事，是吉祥之兆。什么地方有了百岁以上的人，那里的官员就会积极报告朝廷进行奖励和表彰。在古代制度中，对敬老问题已有明文规定，比如清代制度规定，凡寿星寿妇、年登百老者，由本省督抚题请恩赏，奏旨乞匾、建坊，以昭“人瑞”。同时也责成地方长官经常注意调查掌握百岁以上老人的情况，以便注册上报。据资料记载，清乾隆皇帝，在康乾太平盛世，曾设“千叟宴”招待德高望重的老人，参加宴会的老人达三千人之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前所未有，其尊老敬老的浓厚风气可见一斑。

在四川成都西郊土桥出土的汉画像石“养老”图中，高大的仓房与挺拔的棕榈树之间，端坐着一位执“鸠杖”的老人，等候管理人员奉送粮食和生活物品。另外，在甘肃武威发现的“王杖诏书令”汉简26枚（全部应为27枚，尚缺1枚），经文物工作者

研究表明：我国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养老敬老的法律。汉简记载甚为详细。主要内容是：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由朝廷赐予“王杖”——一种顶端雕刻有斑鸠形象的特制手杖，这是一种荣誉和权力的象征，凡持“王杖”者，在社会上享有许多优待和照顾。例如：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当于俸禄六百石的官吏；出入官府可以不受礼节限制等；如果有人敢侮辱持“王杖”的老人，将按蔑视皇上处以死刑；对持“王杖”者从事小买卖的，可以不收税，等等。“王杖诏书令”中对照顾寡孀孤独、老弱病残者也有一些明确规定。

另外，《史记》中，关于养老敬老也有这样的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商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西胶。”庠、序、学、胶（即校）即当时的歌老养老院和老年学校，把老人和寡孀孤独者集中起来养老，使之颐养天年，得其所安。

啊，越来越多的名词涌现在笔下 我要用一生的墨水，来把它们精心养育——

寂静

——致大地

这寂静并非来自一个人的孤独 你看，花草和树木都屏住了呼吸

听一匹快马在浅草之上，如何踏过缓慢的光阴 听一间空房子在旷野深处，如何咽下更大的风声

这寂静也并非来自一草一木，它与一场沙尘暴，一场造山运动也不无关系，从石头的裂痕，我似乎读懂了大地的苦衷

我喜欢俯下身子，把乡愁或灵魂中的某种物质埋进草丛，埋得越深，内心就越安宁

看吧，大地之上，一个人的灵魂被埋进了苍茫 而他的身躯，在镰刀和斧头的驱动下，正一点一点，向生活的中心塌陷

庞小伟：笔名艾川，作品见于《诗刊》、《星星》、《绿风》、《读者》、《河南日报》、《大河报》、《河南诗人》等。



青海湖海西的八月 王国强 摄影

新书架

《金婚风雨情》

蒋婷

盆，以及为人父母直至祖父母，从浪漫激情到温馨柔情到相濡以沫，携手走过浪漫传奇也充满坎坷五十年婚姻路。《金婚风雨情》作者是被称为中国“婚姻题材金牌编剧”的王宛平，她军人家庭出身，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

聪明的努尔哈赤忽略了一点，他非常信任的四个大臣中，扈尔汉、雅逊、莽阿图三人，隶属正白旗。正白旗的主子，是把代善视为自己继承汗位最大一块绊脚石的皇太极。并且扈尔汉与代善有私人过节。

额尔德尼是正黄旗人，既是努尔哈赤信任的重臣，也是皇太极的死党。因为他是满洲文化水平最高的人，精通满、蒙、汉等多种语言，掌握着后金圈子里的机要。他经常越旗到皇太极的住处通报各种消息，并为皇太极出谋划策。

这四个人调查代善，等于皇太极调查代善一样。诡计多端的皇太极，怎么会错过给代善致命一击的大好机会呢？

四大臣调查的结果是：德因泽所言，句句属实。他们给富察氏交代了四条罪状：一、勾引大贝勒代善；二、私藏财物四包，金帛300；三、私赠总兵巴笃里，参将蒙阿图妻子衣服。其中给巴笃里妻子的是作朝服用的宝石蓝色倭缎，给蒙阿图妻子的是一件绸缎朝服；四、私自送财物给村民。

当然，后三件事情，根本不能算作富察氏妾的罪过。其实，扈尔汉是被两方面利用了。努尔哈赤也是有头有脸的性汉子。他派扈尔汉去调查，即使事情属实，他也希望听到绝无此事的调查结果。这样，既保住了面子，又保护了儿子。

没想到，努尔哈赤信任的扈尔汉，给他的答案，却是最不想要的那个。家丑不可外扬。小家庭都是如此，更别说努尔哈赤这个大家庭了，不可能不忌讳这一点。但是，富察氏妾代不可不办，给她安个什么罪名呢？勾引儿子的事儿，绝对不能拿到桌面上。努尔哈赤思来想去，决定以“私藏公共财产”的罪名，将她休弃。

阿巴亥达到了她的目的，取代了富察氏妾代的位置，成为努尔哈赤的大妃。

在代善与富察氏妾代“送饭门”事件中，表面上，代善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该做什么做什么。由于“母子私通”这件事，既未公布于众，也未通知代善，或者代善与富察氏妾代根本就是清白的，导致对政治不敏感、生性淳厚的代善，不可能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

作为后金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的大贝勒，代善缺富察氏妾代送的美食吗？根本不会。但他欣然接受，坦然享受，根本不会想到小便宜会给他带来大麻烦。

随着后金圈子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努尔哈赤也搬了几次家。当时的满洲人，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富有程度，从这个人的家就能看出来。满族人的家，一般都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房舍若干间，不但妻子、儿女都住在里面，护卫兵丁、管家助理、家奴、奶妈、使唤丫头等人，也住在里面。

如果这个人有权势，他所辖部众的家，都是以他的家为中心，环绕而建。

家，对满族人来说，不仅是起居的住所，也是地位、身份的象征。因为，每个满族人，把家都看得很重。后金政府准备迁都萨尔浒，自然先要在萨尔浒建房子。作为一圈之主，努尔哈赤分别给众贝勒分地建房子，并派夫役平整各家宅基地。

宅基地平整完毕之后，代善发现这块地比现在努尔哈赤的还大，再次动了善心，请求努尔哈赤前来居住。努尔哈赤看过之后，也觉得此地不错，就再次命人在代善之地建造大街，把他的原住地让给代善。

代善与努尔哈赤换了两次宅基地，努尔哈赤建了三座府第。等三座府第建好之后，代善又反悔了，这次他找到阿敏，要阿敏在努尔哈赤面前说个话，他跟父汗换房子吃亏了，他现在的房子，根本不够住，想再选个地方重建。

努尔哈赤也被代善折腾够了，实在不想劳民伤财了。于是，他对代善说：“既然你嫌我那地方狭小，咱们再换回来吧。”

代善也没客气，带着家眷住到努尔哈赤的新家。通过这样换来换去，代善不但自己没有建府第，还得到了最大最敞亮的房子，觉得自己很聪明。

经过这次三番五次地换地，代善靠他的小聪明、脸皮厚，最后以最小的代价住进最大的房子，让努尔哈赤觉得这个儿子难当大任。

代善，在外是位生死不怕、杀人不眨眼的纯爷们，可是，在家里，有两个人却成为他的无解方程。一个是后续的老婆，一个是儿子硕托。

连载

富鱼见老谈是铁了心了，就领着俩女的从主席室出来。下了楼，在县委大门口折转了几个来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门春梅和陈香也心急，可关系有什么用啊，都愤恨老谈。门春梅跟富鱼抱怨：“以前就说联合起来告他，你偏偏说不应该告，我们不知道你是看谈面子，可人家看你面子吗？现在好了，人家攀上纪检委书记了，想告都告不赢了。”

陈香说：“要是把那些账给捅出去，纪检委书记也不一定保他。”俩女人说些没用的，富鱼心更烦躁：“别吵了好不好，走，咱们找老主席去。”

退休的老主席姓曲，是老谈的前任，人品文品官品都是一等一的，听了富鱼他们的汇报，建议他们去找宣传部长。曲主席说：“孩子们，你们别慌张，你们咋忘了，文联还有一个兼职主席，老谈是常务副主席，看看他听不听一把主席的？”

富鱼豁然开朗：“我们就去找姚部长。”

他们三个从曲主席家出来，往县委走回来。路上，富鱼让陈香用手机给文联另外几个同志打电话，通知大家一起去宣传部长找姚部长反映情况。陈香分别给大家打了电话，然后告诉富鱼，说能来的都来。

九 谈宁是两年前的，她在另外一个城市里离了婚，就回了县城的娘家。老谈比较为这个妹子负责任，硬是把地安放在了县文联，在组织部做了干部。那时谈宁还没有从婚姻的废墟上完全走过来，整天在班上淑女一样，谁看了她都觉得楚楚可怜，扫地打水都勤快，跟同志们关系也都好。

富鱼骂老谈的时候从来不肯人，当着谈宁骂。谈宁听着十分不舒服，可她没有跟富鱼为地哥争辩，有一次单位只剩下他们俩的时候，她就跟富鱼说：“你骂主席的时候能不能背背我，毕竟他是我哥。”

富鱼的脾气倔强得死驴一样：“他该骂我就骂，你不爱听，把耳朵捂上。”

谈宁说：“富鱼我不想跟你吵架，我也不是替他说话，我感觉你这样不好。”富鱼说：“我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再后来，谈宁了解了一些老谈在文联做的那些事，也了解了富鱼的脾气，潜意识里就理解了富鱼，她感到富鱼这死驴一样的脾气其实也都是被逼出来的。可是，哥哥毕竟是哥

哥，她不想哥哥在单位有这么一个对头，就打算在富鱼跟她哥哥中间做点事儿，尽力调和调和。谈宁的出发点是好意，毕竟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关系弄得这么僵不好。有了这么个想法之后，她许多次想主动接近富鱼，可富鱼根本就不跟她搭理。

谈宁其实是个很漂亮的女子，皮肤好，身材也好，走在街上回头率很高的，她对自己的容貌相当自信。不是说她想用自己的容貌来给哥哥做工作，更没有想过用自己的容貌吸引富鱼征服富鱼。在谈宁的记中，富鱼根本就没有正眼看过她，包括她气哭那次，富鱼也没有看她一眼。

除了谈宁，文联的其他同志都拥到了姚部长办公室，七嘴八舌地反对老谈。姚部长让大家先安静下来，各自都找地地方坐下。于是大家就在沙发上、小床上坐了下来。姚部长看了看大家：“富鱼，你说。”

富鱼就把老谈要拿编辑部的办公楼换纪检委大瓦房的事情汇报了一遍，未了强烈地表达了愤怒：“他要是真换，我就把他脑袋拧下来当泡踩了。”

文联的其他同志也随声附和：“绝对不能让他换成。”姚部长听了之后也感慨：“他这是怎么了？这不是犯了众怒了嘛，难道他连众怒难犯都不知道？”

接着，大家又把姚部长的工作，随便把那个工资的事儿跟姚部长说了。姚部长安抚大家：“你们大家先回去，他向来也不听我这个主席的，就算我亲自找他谈也没用，这个事情我得跟常务部长汇报去。”

听姚部长这么说，大家的情绪安然了许多。富鱼一挥手，带着大家出来了。一边往编辑部走，一边跟大家说：“以前你们要告我我拦着，现在我不拦了，爱怎么告就怎么告吧。”

进了编辑部，都各就各位，如临大敌的样子。时近中午，大家都不张罗去吃饭，陈香和门春梅也没有张罗去菜市场，大家都怕老谈搞个突然袭击，趁大家不在把家搬了。

可是，纪检委一班人马抬着十来张办公桌搬进来了，很快就编辑部放满了桌子。编辑部这些人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都愣怔了。

富鱼说：“你们这是干啥？”纪检委带队的宽和地笑着：“咱们两家换办公室呀，你们不知道吗？”富鱼说：“我们不同意换，你们把桌子椅子都搬出去。”